

红楼春秋

富振华 著

京华出版社

红楼春秋

富振华 著

京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红楼春秋/富振华著. —北京: 京华出版社, 1997. 4
ISBN 7-80600-245-6

I. 红… II. 富… III. 《红楼梦》研究-中国 IV. I207. 4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13080 号

红楼春秋

富振华 著

责任编辑: 纪双鼎 责任校对: 施瑜

技术编辑: 凌敏 封面设计: 常青

京华出版社出版

(100011 北京市安外青年湖西里甲 1 号)

宏远兴旺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 13.25 印张 325 千字

1997 年 4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00 定价: 18.00 元

内容提要

曹雪芹所著《红楼梦》一书，煞费苦心将真事隐去，只用假语村言来敷衍故事的缘由何在？清朝雍正皇帝为何突然暴亡于圆明园？

红学研究论文集《红楼解梦》认为，是曹雪芹谋杀了雍正皇帝。在文网森严的清朝统治下，要将这段触目惊心的史实记载下来，只得将真事隐写在小说中。

富振华所著长篇小说《红楼春秋》便是循着雍正皇帝暴亡之谜这条线索，将隐去的曹雪芹身前身后传奇般的故事一一道来，将二百余年前的那段奇闻秘史生动形象地展现在读者面前。

原来雍正帝不仅抄了曹雪芹的家，还把与他倾心相爱的女子竺香玉夺入宫中纳为妃子，册封为皇贵妃。为抗议强暴，曹雪芹与香玉二人合力将雍正用丹砂毒死。

小说围绕这一事件，描绘了皇帝的昏庸腐败，宫廷贵族的猜疑倾轧，曹家的荣辱兴衰，多情好义的女子香玉由“龄官”而皇贵妃而尼姑的复杂、传奇的一生。为了痛斥雍正的残暴，也是为了给自己和自己所恋之女子立传，曹雪芹倾注后半生心血，写成了千古奇书《红楼梦》。

楔 子

祖宗有言：天下事无非是戏，世间人何必当真。此语不差，这是劝后人遇事则需三思，冷眼观世，不必自作多情，自寻烦恼。古往今来，人世间奇文异事，遍被天下。其中不乏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之言，岂止如此，更有妙语联珠，石破天惊之文，令人闻之瞠目，观之击案，但所言者并非都是当事之见者，其中真伪自不可辨，后人所受益者，不过多一见识而已。

五千年的中华大地，抚育了英雄千千万，又有多少史实与实事是一般相同的？这之中有见者，有言者，有传者，有信者。四者之中却少有真知灼见之人。圣人言：经目之事，犹恐未真；过耳之言，岂能全信。这也只限于大事记，更有一等奇闻，实乃不能为世人所知者，文人墨客捕风捉影，将自家一管之见注在白纸黑字之间，或曰轶事，或言秘闻，或称奇案，或书志怪。凡此种种，不一而足，倒也为中华历史平添些奇葩异彩，锦绣文章，显现出文治武功，千秋业绩，生造出段段佳话。其实内中真假，自由看官审定。事至奇者，一旦为世人所知，必有种种风马牛不相及之怪论；事至密者，则日日被世间客人猜度，生造出件件荒诞风流俊雅的史实，令闻者无可奈何。

且说大清朝统治中原凡二百余年，宫中疑案不下数起，而这几起疑案，件件有传奇，事事有因由，世人闻之，便成为茶余饭后的话题。其中雍正帝驾崩之谜，更令人私下久谈不厌。所言之事即不见史传，又无名人点评，莫衷一是。

原来，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子时，皇帝突然驾崩圆明园内，死因不明，朝野震惊，人言不一，各持有据。若翻拣野史杂记，亦无明白解释；典册书籍，再不现当日之景象。于是，言出百家，不一而足。世间广为流传者乃言其被一复仇女侠，混入大内，以身幸上，趁雍正寻花觅蕊之时，手刃帝首，提头而逝，再无踪影。

这段公案积年时久，湮灭尘埃，二百余年之后，此事便谁也说不清了。

近年闻友人霍国玲、霍纪平批阅红楼，著有《红楼解梦》一书，竟有新得，言：《石头记》一书，实乃曹雪芹将自家谋害雍正，报了新仇旧恨之史实，密写书中，借谈风月，铺陈幻境，以便匿影藏形，以图存下雍正朝的这段宫帏秘闻，留与后人。

二百多年来，曹公将真事隐去，用假语村言，保住了这部奇书，留下了这段密史，却也摒住了多少市俗官商、文人墨客、公侯卿相、天子人王的耳目。

虽然这《石头记》写得极“奇”极“密”，可祖宗典制却未予更改，这也就容易将文章本意拆得明白，理得清楚。不要管什么服饰非满非汉，地点忽南忽北，官制若明若清，语言南北交错，这些不过是遮眼法。假作真时真亦假，无为有处有还无，这才是骨子里的话。若要只是看到书中儿女情长，温柔富贵，忘了此系生前身后果，那就将曹公的心血白瞎了。

你道雪芹先生著书只为自家立传？非也！书中所言之人、之事，具有所指，不过是用分身法罢了。你若仔细观来，再研究历史史实，方可明白：史中还真有一女子在内，只因她舍命相助，雪芹先生才得以报了家仇，泄去私恨。雪芹对此念念不忘，苦于无法报答，便一心著书。哪知好人不长寿，那女子仙逝之后，曹公便数易其稿，以求图报。此中内情在下今日斗胆搦笔戏墨记以成篇，公之于世。其中仁人君子，虽欲彰其德行而挂一漏万，鸡鸣

狗盜之徒，虽令人嗤之以鼻，却可用为引玉之砖；至于闺阁秘事，儿女闲情，斩断截说；淫词秽语，野史杂谈，却不敢妄录记传。此中风云变幻，只好掐头去尾，由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日染疾说起，写就了《红楼春秋》。



作者简介

富振华，1952年出生于北京一满族家庭。幼喜诗文，尤喜《红楼梦》一书。他是“老三届”，以插队为人生的开始，后参军入伍，走南闯北多年。当他在北师大中文系毕业时，已过而立之年，遂操笔撰文著书，在报刊发表各类文章上百篇。《红楼春秋》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，完成于1988年，后再入北师大攻读影视研究生。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楔子..... | (1) |
| 第一章 误吞丹药铸大恨 雍正毙命圆明园 | (1) |
| 第二章 计谋得逞香玉助 天祐夸功螃蟹宴 | (19) |
| 第三章 天祐善行精明事 乾隆审理糊涂案 | (31) |
| 第四章 寻清静世交为友 悼先皇香玉出家 | (44) |
| 第五章 香玉重归广慧庵 天祐再建旧家宅 | (55) |
| 第六章 同病相怜手足意 丧母抄家沦落人 | (68) |
| 第七章 遭巨变合家迁北 马识途轻车熟路 | (80) |
| 第八章 明身份心魂厮守 图皇恩认女入宫 | (100) |
| 第九章 入深宫青灯古卷 归人世宠辱不惊 | (115) |
| 第十章 运天机功理无穷 巧施恩香玉省亲 | (130) |
| 第十一章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千夫所指无疾而死 | (143) |
| 第十二章 圣命难违天祐入园 命运不济儿郎定婚 | (157) |
| 第十三章 事风流雍正淘神 禀机敏天祐乘风 | (169) |
| 第十四章 尼庵主朝思暮想 俊娇娃入都成婚 | (184) |

|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|
| 第十五章 | 桂花论景谈风雅 天祐说人话浊潭 | | (199) |
| 第十六章 | 勘实情桂花撒泼 招非议香玉归西 | | (213) |
| 第十七章 | 争皇位你死我活 贬臣僚六亲同运 | | (227) |
| 第十八章 | 寻根基天祐出走 翻天地乾隆动怒 | | (244) |
| 第十九章 | 木兰狩乾隆开恩 太君言曹家团圆 | | (257) |
| 第二十章 | 夫妻合言轻语软 祖母亡家分人散 | | (272) |
| 第二十一章 | 莫逆交鹤立鸡群 傲骨嘴隐居西山 | | (288) |
| 第二十二章 | 洁身爱远避京师 存立说栖身黄叶 | | (303) |
| 第二十三章 | 出京城寻觅知音 择邻处企盼成功 | | (318) |
| 第二十四章 | 得意人寻失意人 有福家敬无福家 | | (335) |
| 第二十五章 | 秦淮旧梦难寻觅 京城繁华作笑谈 | | (346) |
| 第二十六章 | 尹府排宴聚鸿儒 天祐写意绘幽竹 | | (356) |
| 第二十七章 | 论朝政廿年乱案 说身份一朝释疑 | | (368) |
| 第二十八章 | 论画论人神通大 说技说艺人品高 | | (382) |
| 第二十九章 | 家国事不言其耻 风流债自在难为 | | (396) |
| 第三十章 | 人有志意气豪放 书已成添续天亡 | | (406) |

第一章 误吞丹药铸大恨 雍正毙命圆明园

北京城的西北角上，有一镇子名曰海淀。此镇之北，则坦现着一处风光绮丽、景致自然、阡陌纵横、丘壑蜿蜒的地界儿。这地界儿，泉流汇聚，林木葱茏。春来之时，百花争艳，香飘四野；夏至之时，浓荫处处，凉爽宜人；秋风乍起，红叶黄花，赏心悦目；隆冬之际，瑞雪遍被，银装素裹，更是气象万千。

远自辽金以来，这儿已是京都踏青赏月，观荷戏雪之佳处。各朝的王侯京贵寻觅到这一方宝地，便各自营建行宫别墅、府邸山庄。

赶到了大清朝定鼎中原，建都北京之后，便凭依前代诸家园林之基础，加以扩建精饰而成了自家园林，最先建起的便是康熙老佛爷的畅春园。不过这畅春园“垣高不及大，苑内绿色低迷，红英烂漫。土阜平塚，不尚奇峰怪石，轻楹雅素，不事藻绘雕工”。圆明园则是畅春园的附属园子，您想畅春园不过如此，那圆明园又能好到哪去，不过是座小型的水景园子，以略近方型的后湖为中心，加上前湖、园门这几样排场上的事而矣，断无出色有趣之景致。

康熙四十八年，皇上将这圆明园赏赐给了皇四子雍亲王。从此之后，圆明园方有了主子。

赶到雍亲王登基，当上了大清朝的皇上，他在第二年正月，就奏准为圆明园扩建工程采办木植，设立圆明园八旗。这时就有了

管领人员共计 3232 人，这可是专司圆明园之责的。雍正三年八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，雍正首次驻跸圆明园。又下令修葺台亭丘壑，辟田庐，营蔬圃，建设轩墀。在园子南门加构殿宇朝置值所，御以听政。

雍正四年，皇上驻跸在此，传谕：“每日办理政事与宫中无异。”廷臣皆应“照常奏事”。

这时的圆明园可再不是往日的那座平地起园、堆土成岗、引水为池的小家子气象了。如今这园子要山有山，要水有水，倚山傍势，借水开池，虽不见鬼斧神工，却益发清幽有趣，妙境浑然。展眼望去：绿树白桥，红墙黄瓦，满目雕梁画栋，处处朱窗金格；走进去再看：池中莲荷浮绿水，岸边翠柳扬弱枝。这园子，恬静处，叫人万念俱寂；缥缈处，令人心旷神怡；雄浑处，裸露出阳刚之美；婀娜处，隐含着千种幽思。随手一指是奇石怪松，漫步行来便是石阶竹影。园外，庙宇梵林，错落有致；园内，楼台琼阁，各逞风流。山光水色，催人入醉。风吹来，响声阵阵，如仙乐拂心；雨落下，松林飒飒，似佳人私语。

再看南门外，好一派威严气象，大宫门共计五楹，门前左右朝各五楹。其后，东有宗人府、内阁、吏部、礼部、兵部、都察院、理藩院、翰林院、詹事府、国子监、銮仪卫、东四旗各衙门值房。东夹道内为银库，东北有南书房，东南有档案房。西有户部、刑部、工部、钦天监、内务府、光禄寺、通政寺、大理寺、鸿胪寺、太常寺、太仆寺、御书处、上驷院、武备院、西四旗各衙门值房。西夹道之西南为造办处，再南为茶房。前跨石桥，渡桥东南朝房各五楹，西南为茶膳房，再西为缮书房，东南为清茶房、军机处。

这整个一个小紫禁城。果然是：

世上奇观皆聚此，人间富贵天子家。

就这么一处天宝地灵之区，帝王游憩之地，皇上要是不来此

驻跸，那也是白日里清风扫地，黑下晚烛火稀稀，透着那么一股阴森森的气势。再有个风吹草动，着实能让胆大的人也吓出一身鸡皮疙瘩来。

一旦雍正皇帝驻跸在此，那您再看：白日里，鸟语花香，人影重重，虽然园子里松柏竹柳极多，可挡不住办事的人也多；晚上，灯光火烛随处都有，就是那旮旯犄角也都闪出光来。皇上身边的一大帮奴才，伴着灯笼火烛走来走去，就跟赶庙会似的，整个园子几乎快要透明了，那叫亮堂。就是皇上安歇下了，那满园灯火也不会休息，生怕坐“正大光明”殿堂的“天子”被黑夜“拿”了去一样。

这就是圆明园，是雍正皇帝最喜欢的园子。自打他爹把园子赐给了他，他就没闲儿过，年年收拾，时时打扮。这园子也争气，怎么打扮怎么漂亮。如今雍正当皇上已近十三年了，这园子里已有了近三十二处景致了。所以，他最是喜欢在这园子里过日子。也是，紫禁城内房多地广，威严百态，虽是名扬海内，但你要没在其中呆过，还真不知其中的阴森、肃杀。尤其各种仪仗典礼都需在那儿举行，那规矩不知有多少。他一个当皇帝的哪里还能受得了规矩的管束。既然有了这圆明园，他自然是常常到这儿来办理军国大事。一个原因是紫禁城有的办事衙门，这园子门里都有，可这园子里有的，紫禁城内却没有；再一条，在园子里还有一位娇小聪慧、识体识相的贵妃娘娘。所以他除了大礼所需，不得不还大内，余下的时日几乎全住在这园子中。说个实事，雍正十一年的三百六十五天中，他就在圆明园住了二百四十六天半。

每次他驻跸在此，那些内务府的头头脑脑，太监宫女，园里养的和尚、道士、喇嘛，无一不忙得昏头胀脑，一天到晚战战兢兢地小心侍候着。伴君如伴虎，他们最是清楚，谁知道“龙颜”什么时候不高兴，真要赶到那个肯节儿上，就不知谁的脑袋瓜子儿就怕要保不住了，他要“消烦解闷”，你可能就身首异处。

今个儿是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。

皇上一大早起来便觉身体不适，精神不能贯注于政务。与前两天和办理苗疆事务王大臣议事、昨天谕军机处大臣关于北路军营驼马事务，引见宁古塔将军杜贵咨送补授协领、佐领人员时的精神头相差甚远。雍正心下明白：这些时日，自己连续几日接见这些不甚重要的官员，也不知是怎么回事，就是觉得心中不大安宁。

他是有些心乱了。边疆不稳，封疆大吏办事不力都令他从心里起急，加上这些日子天气变化无常，使他深感国事劳乏，不由得感到神疲惫懒。勉强支撑下了朝，他便来到园中，叫人找来贾士芳、娄近垣二位道长。

这贾士芳是会念咒、行按摩术的，而娄近垣则是设醮祈祷除祟的。他被雍正封为妙应真人，原本就是为着治病。

贾士芳在为皇上按摩时说出一件事来，即皇上养着的炼丹道士张太虚、王定乾等人正是要在这两天将丹炼好了。雍正心下自然高兴。

等到二人走后，皇上回到九洲清晏。不知为何，他总是惦记着张、王二位真人所炼之丹。

张太虚、王定乾二人采阴阳，调水火，理君臣，和铅汞，历时九九八十一天，明日便要功德圆满，开炉取丹了。所以，这二人也派人禀报皇上。

雍正此时正欲休息，闻得此信儿，就又有些心下痒痒起来。可他又想，丹石之药往往在体虚之时更能见效。自己也好明了新丹究竟好在何处，便又走出寝宫，来到湖边。刚才贾士芳的按摩果然起了作用，他自己也觉得心身舒坦，湖边的小风令他自己也觉得病好了。其实，皇上的病没什么大不了的，管理这么个国家，统治着几万万黎民，事就是再少，一个人也干不过来。他又是万金之体，自家宫内尚有众多佳丽，终不免后宫之地，多做了一些

089795

风流事，这就是病的来由。阴虚生内热，加上偶感风寒，自然就龙体欠安。

他觉得没什么事了，可太医院的那帮供奉却当大事那儿忙着呢。见皇上在湖边迎风，便想上前劝驾回去。雍正一见他们，随口问道：

“刚才你们都干什么去了？”雍正边走边随手折下一条柳枝来。

“启奏皇上，臣等在太医院恭奉差遣，不敢挪动，刚才王公公去叫奴才们，得知皇上下朝，站在寝宫外半个时辰，未得召唤，不敢冒然进见。后皇上来至湖边，奴才们这才跟随至此，想为皇上请安号脉，皇上……”

“你们猜我这病来由可有风险？”

“依奴才所见，实火宜泻，虚火宜补，些微调理一下，再凭皇上的龙体元气，邪魔断不能入侵腠理。只是……”

“只是什么？”

“只是需皇上多加以休养，国事不可不管，可身体更要紧。所以请皇上还是启驾回宫，以防风重，将前疾再度引发。”

“噢！？我倒是想走走，以散散筋骨，你看可好！”

“还是在宫内行走为好，以便使皇上随时可以容奴才等服侍。”

“这也倒是！那好吧！回宫！”

雍正才不爱理睬这些奴才们呢！只是看着这些人心惊胆颤的样子，心中觉得舒服。

晚膳过后，他又想到后面寻些乐子，以便明日好验证丹石药力。

虽说皇上有这权力，可他为丹石就敢冒这险也真是出奇。正应了那句话：萝卜白菜，各有所爱。雍正皇帝不光信道，也信佛，信儒，可就是不大信医。他因这两日身子不爽，肚子里也时常地思来想去。三教各有所长，但若独尊一家，总是有缺难补，而所尊的这一家未必不生出些是非来。为人主者，首先要能利用现有

之物，排除对己不利之异端邪说，说明白了就是“利用为了求益，排除为了消患”。至于医道吗，谅他们不会翻出什么新花样，如今身上不爽，自然就想寻道士，所以今日是有些欢喜异常。这一晚上，他是有了主心骨了，尽着性儿地乐和去了。

要说当皇上爱江山，爱权柄，爱女人，那历朝历代都是一个理儿，可唯独这爱神佛仙道的雍正可是与别的皇帝不一样。那历代天子中也有偏爱此道儿的，不过是：或重僧轻道，或崇道而毁佛，却都不似雍正老佛爷，他是两边全占着。自打他承继大清江山，这位爷便一改康熙时的宽仁之政，而纠之以猛，分化瓦解争位阿哥的各派势力，迭兴阿、塞、年、隆诸狱。他是一边清除异己，一边又自吹自擂什么文治武功。加上哪朝哪代，哪堆人里没有拍马屁的，弄得他自己还真以为自己是真龙下世，天子御政呢！即使是这样，他自己也得掂量掂量呀！人家说你是神，你到底是不是，自己不明白？要真是不明白，那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。他心里有数没数，咱说不清楚，但他眼里看的，耳中听的，嘴上说的，都是四海升平，国泰民安，念些个丰年呈瑞，贤臣为宝，好像是圣心游乎道德之渊，漫步于仁义之林。加上叫他给整怕了的一班王公贝勒、满汉大臣，今儿个你上表歌功颂德，捡好听的说，明儿个他朝班里称河清海晏，专论天下太平。把雍正哄得陶陶然、悠悠然，仿佛那宫中诸般秘事与他无涉一般，可“谋位、逼母、弑兄、屠弟”的“伟业”谁也不敢明说。再者，当日天下水旱频繁，盗贼蜂起，王公觉罗诸大臣断不敢据实上奏，弄得天下多事，皇上那还不明白呢！这报喜不报忧的法宝是当官的断不能丢失的，那是保命的护身符，谁能去为了百姓说话，自己放着好日子不过，冒那风险去呀！

雍正也糊涂哇！别人说什么，你就听什么。那喜歌能听吗？喜歌唱倒了多少王朝！你不爱听你爹的那朝大臣们的喜歌，你这朝大臣换了个样儿，你不是还是听得高高兴兴的。大凡当了皇上的

人没有不爱这喜歌的，那玩艺儿叫人听着心里顺气，身上舒服。

雍正见天下无甚大事，也就整日沉溺于后宫粉黛的软语轻歌之中。他生来任性，有康熙时，他隐忍着，赶到这会儿，他便随心所欲不加节制，一味地狂饮暴淫。久而久之，不免气、血两亏，神涣气虚。即便是吃人参，喝鹿血，也只能聊解一时之需。

也就是这当口，有那多事的道人借此机会谎称真人，贡来几粒丹铅，称是采天地之精，集日月之华，九蒸九炼，方成就此丹，特贡献于万岁。雍正手拿丹丸细看，见其颜色紫红，而且异香沁脑，试服一粒，便觉身心舒坦，疲惫顿消，不由得龙心大悦，遂降旨责百官招那天下有“道”之士，进京比艺、献宝。一时间道人蜂拥蚁聚。道士来了，和尚便也伸进头来。从此，皇上对神仙方术、道家佛教信之入迷，什么符篆法事、丹书经卷也学了起来，要不是有祖宗家法，他敢将自家的“萨满”（满族的巫师）给轰出宫去。

这么一来，他的圆明园里不光有了朝廷、后宫，还有了和尚、道士、喇嘛、朝臣。不过只要是皇上养着的，都还怕着皇上，几乎倒也无甚大事，相安得处，各用自家方法来讨皇上的喜欢。

雍正还以此为乐事呢！

书归正传，第二天是八月二十二日，上朝不多时刻，有内廷报来：“圆明园张太虚、王定乾进呈仙丹，请皇上旨意！”

雍正马上示意“正大光明殿御前太监退朝”。他也就转到殿后，命宣那二位道士上来。这俩道士一上前来，便双膝跪地，以首叩地，口称“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”皇上虚伸了一下手，急切地说：“二卿平身，那新炼就的金丹可在？”

这二位“真人”忙不迭地将怀中揣着的六棱玻璃瓶举过头顶，嘴上喃喃而语：“托皇上洪福，今日金丹炼就，臣现呈上，恭祝皇上龙体安康，万寿无疆……”御前太监上前，双手擎起，送至皇上面前。